

有日家人輩謂其心悔無事於防守也明且當發引其夕媛經於室比曉有事者各職其事姑訝媛不在側呼而視之亡矣遂與綸同殯以葬焉時年二十實成化癸巳秋七月之十一日也

錄曰堯舜人倫之至孔子禮法之宗有始必有卒錄之



弘道錄卷之二十二

弘道錄卷之二十三

義

昆弟之義

萬章問曰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

馬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錄曰愚觀象之不善不至若後世之甚也

夫以管蔡監殷曹參相齊賈生相梁董子相江都天子曷嘗不使吏治其國焉而能已於暴者鮮矣可以見象之所欲惟在於

富貴得貢賦而遂已後世之所欲必主於暴辭恣強大而益張然則雖有大舜之仁

至義盡亦焉得而善處之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敗於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

民弗忍距於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後於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

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非民懷乎若朽

羅八

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履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怵悒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錄曰詳玩五歌其意切其情哀其詞含蓄

而不露真所謂涕泣道之也夫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之人曰吾君之子此無他啓賢能敬故也羿距啓之子於大河之北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此無他弗慎厥德故也然則雖其自取而實夷羿之所

羅八

二

因苟有殷伊尹寧知不可為夏太甲而何以距為哉上有大禹與啓之業內有五子借母之賢羿之謀雖未敢遽逞而實不可拔矣故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嗚呼六馬逸而邦本逋色禽荒而亡國續千古之下

而不為之浩嘆者獨何心歟獨何心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  
祖底遂陳於上我用沈酗於酒用亂厥德於  
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斲究卿士師師非度  
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與相為敵讐今

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  
於今日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於  
荒今爾顛濟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  
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於酒乃罔畏畏嘒其  
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  
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又讐讐召  
敵讐不急罪合於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  
我與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  
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濟自靖人自獻於先  
王我不顧行遯

錄曰詳味此書其曰今爾無指告予顛濟  
若之何其者微子欲決去就之幾也其曰  
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濟者箕子  
告以當去之義也此二者一篇之綱領也  
其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遯者

箕子自言在已當如是非謂微子自謀存  
宗祀以獻於先王比干自謀死諫以獻於  
先王箕子自謀佯狂以獻於先王蓋箕子  
紂諸父乃商之宗長先王之所附屬也微  
子紂庶兄乃殷之長嗣帝乙之所倚庇也

宗國雖有禍亂在宗長而去之則先王何  
所望乎宗子若必喪亡在長嗣而不去則  
血脉何所存乎此箕子所以自靖人自獻  
於先王初不顧其行與遯也若乃比干雖  
紂諸父方之箕子則非長比之微子則非  
嗣可死則死耳又何必謀之於先耶集註  
疑比干獨無所言孔氏謂心同不復重言  
嗚呼其言豈其言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於殷殷既墜厥  
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於休

若天樂悅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嗚  
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於上帝命弗衣  
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我後嗣子孫大弗  
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在念子小子旦非克  
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於我冲子公曰君奭天

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威威今汝永念  
則有固命厥厥亂明我彰造邦今予小子旦若  
遊大川予徃翼汝奭其齊嗚呼篤棗時二人  
我式克至於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於不怠  
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錄曰愚觀君奭之書未嘗不起而三嘆且  
以召為弟也而曰君奭周為兄也而曰予  
小子二公雖老而敬不衰可以見其篤恭  
之至矣夫周公留相召公告老非有一毫  
之私心也是故以君則冲手弗可弗念也  
以業則洋乎弗可弗洽也以天則冥乎弗  
可弗謚也以命則赫乎弗可弗求也弗有  
耆老尚有浮簿乎末哲宗之時光公著為  
政大防純仁為臣宣仁一旦崩棄至召悼  
卞用之大亂天下末業以殞天命以去今

讀者為之流涕則讀君奭之書而不增嘆  
也者幾希矣  
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  
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隣以車七乘  
降霍叔為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

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邗之蔡王若曰  
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  
侯於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  
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番憲  
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

釋八 五

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為善不同同歸於治為惡不同同歸於亂爾  
其戒哉惟厥初惟厥終以不困不惟厥終  
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  
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

○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錄曰周公之封蔡仲豈比於季友之後慶  
父乎流言之辟止於口過而且脅於管故  
囚之囚之其祀可絕與不惟不念舊惡而  
且錄為卿士公之心天地日月矣此其所

以不崇朝而天下清明也

左傳魯莊公無適嗣築臺臨黨氏見孟任說  
之生子般以愛欲立問於叔牙叔牙曰一繼  
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君何憂退而問季友  
季友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叔牙奈何成季以

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醜之曰缺  
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  
達泉而卒立其子為叔孫氏公薨季友立子  
般慶父使殺子般於黨氏立開是為閔公哀  
姜與慶父謀殺閔公立慶父慶父使卜齋賊

公於武闈成季以閔公兄申適邾魯人不欲  
慶父慶父懼如昔季友入立申是為僖公以  
賂求慶父于昔昔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  
不許哭而往慶父曰奚斯之聲也乃縊其後  
為孟氏

○錄曰愚觀季友之事所謂坎有險求小得  
未能明乎大義者也抑定公曰臣弑君凡  
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溇其官而  
楮焉夫抑小國也尚能斷斯獄豈有大國  
而不聞者哉此義不明於是復有殺惡及

釋六

視之事無惑乎禍亂之相踵也故春秋書

慶父出奔而不明其死聖人之意見矣  
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  
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  
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

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  
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  
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  
得死為幸

宋人圍曹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  
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疊  
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  
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錄曰春秋譏世卿子魚世為左師其可少

哉商之先也不忍飛鳥之羅而今乃以人  
代畜大早雲霓之望而今乃以威脅衆夫  
子責宰我使民戰慄之言與伯益贊禹益  
脩文德之化子魚之諫其諸聖賢之遺範  
歟惜乎不足以語之也

釋八

七

宣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矜率  
其曰公弟何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  
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  
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  
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是以取貴乎

春秋

錄曰叔聆豈不誠庶士哉襄仲之弑君宣公之篡立所與不共戴天之仇也聆苟有季友之權去牙而立閔可也誅孟而事倍亦可也既不能然徒以手足之親反為寇

仇之役亦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聖人何取焉取非其義而不食也上無避兄離母之嫌內有餘貴餘富之樂聆之超於人數等矣豈於陵仲子之可及哉

曹子臧名欣時宣公庶子也宣公會晉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子臧逆公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諸侯皆請討之子臧不義成公將出奔國人聞之相率從子臧以行成公乃懼自告其罪且請留焉於是子臧乃反而致其邑明年成公會諸

侯於戚晉侯執之以歸於周諸侯皆賢子臧得見子臧於周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三年曹人請於晉於是晉侯謂曹人曰苟子臧反吾歸而君

子臧不得已乃復歸於曹以待晉命既而晉人復請於周以反成公子臧於是盡致其邑與身而終身不仕

錄曰夫所謂之節者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故其象曰不出戶庭知

通塞也負芻之罪上通于天下絕于人中

棄于同盟非若宣之弑立而國人無異心諸侯無異詞者比也為時者蓋因國人之同心諸侯之同罪請討於天子以報太子之辜正在宮之罰使綱常墜而復振天地

晦而復明寧不謂之節乎不知此義徒守區區之小信以成滔滔之顯惡於是天討幾張而復聞人欲益肆而難收而後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孟子不云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蠶食豆

美之義也惜乎當時無以此義責之

季札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札賢夢欲立之札讓不可乃立諸樊攝行國事諸樊既除喪以父命讓位於札謝曰曹宣公之卒諸侯與曹人

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于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吳人固立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札而止以稱父意十七

午餘祭卒弟餘昧立餘昧卒又欲授札札逃

去於是吳人立餘昧之子僚為王諸樊之子光以為吾父所以兄弟相傳者欲致位季子也季子即不受國吾當立乃使人弑僚而自立是為闔廬季子使晉反曰苟先君無廢祀

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錄曰季札之不受國豈比於曹子臧乎吳無篡立之心其致國者以父命為尊也故

札辭曰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此以天倫為重也於是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夫誰曰不可奈何王僚之不然而啓光之篡者僚實為之而吳之大夫國人亦不能無罪焉或以札不受讓國所致則過矣抑壽夢之

欲傳位季札非若周之至德也夢始僭王欲札而行王季文王之事此札之所深懼但其意隱微而不露人皆不知而札獨知之寧不屢遁其跡乎吾夫子特賢季札其意隱而不發者蓋為是也

札死夫子書墓曰嗚呼此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刑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

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刑侯專殺乃施刑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其義也夫

羅

錄曰昔叔向之諫其母母曰懼生龍蛇又

曰狼子野心何羊舌氏之不幸若此乎惟狼故貪惟蛇故驚而尚未誨其淫至雍子之禍三者備矣盼雖欲減惡乎受其減哉前漢書朱虛侯劉章以諸呂擅權用事忿劉

氏不得職嘗入侍宴飲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項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拔劍追斬之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後諸呂憚朱虛侯劉氏為益彊

錄曰武侯悉誅唐宗室而呂后不殺朱虛

侯者以齊為之殿也然則呂氏亦可謂無策矣徒以女親人而不知所親非以女也以兵強呂而不知所強非以兵也是故軍可奪而章之志不可奪兵可恃而嬰之謀不可恃呂氏至是亦無策矣

後漢書光武與兄劉縯威名益盛新市平林諸將陰勸更始除之適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遂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勸更始因并執縯即日殺之官屬迎弔秀秀不

羅

士

與交私語惟深引避而已又不敢為縯服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泣涕處主簿馮異獨寬譬之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飢渴易為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循行郡縣

宣布德澤秀深納之

錄曰坎之初六曰習坎入於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續好俠輕舉當寇據之世習坎者也叔雖同符高祖柔道未立上無應援豈能出伯升於險其死固有以

也然其非本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秀既剛中之才異為塞淵之輔尚往有功是以其言易入秀之深納亦有以也此所以行險而不失其信卒之赤心効順大樹褒功豈非維心之亨乎

劉紆者宣帝曾孫宣帝封于葦於楚是為孝王孝王生思王行衍生王紆紆生般般自葦室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嘔血數月亦歿後光武封般為葛丘侯奉孝王祀顯宗徵為執金吾兼屯騎校尉肅宗以為長樂少府 宗正般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

錄曰是時朝廷方厲謙讓之實友于之

行干本支達于天下欲不為義人其舍其視斗粟疋帛之謠遠矣錄之

杜林與弟成俱好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王莽末盜起客居河西隗囂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為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欲

羅八

士

令強起遂稱病篤意雖相望方務優容乃出令曰杜伯林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友蓋伯夷叔齊耻食周粟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囿而不屈節後成物故乃聽持喪東歸既遣而悔令刺客楊賢追

於路將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之徵拜為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後皇太子疆乞封東海王重選官屬以林為王傅特受

賞賜卒為大司空稱任職相

趙孝趙禮兄弟恭遜篤行遭天下亂人相食禮為賊所得將烹孝乃自縛詣賊推讓就烹衆異之遂不害卿里服其義州群辟召皆不應永平中顯宗聞其名詔拜諫議大夫遷侍

中長樂衛尉復徵弟禮亦為御史中丞帝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兄弟相對盡歡數年禮卒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孝後無子拜禮兩子為郎

錄曰愚觀杜林始以賊亂致命於囂終以

羅八

士

賊剽遇賢於道至趙氏二子命在須臾當是時豈知貴為王傳爵齒公孤與夫人官鼎食耶陽之義疆之謙一時聞風興起雖曰人之所信而實天之所助也不然彼刺客餓孽者流寧肯甘心効義耶而卒以不

沒此真罕見其儔者矣

晉書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於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手馬安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緩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蚤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

弃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弃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緩服攸喪三年

錄曰攸之痛千古莫不以為然也而史稱

攸預加纏繫絕其奔走豈惡父仁人之用心哉勿謂天道無知乃有知矣愚以為皆非情實按攸為石勒所獲瀆死者再矣至勒過泗水攸乃砍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則必有追逐之兵物色之及以意度之

子大姪小子之識者多故繫之姪之識者少故存之一則以緩追兵一則以絕物色非但義而已矣至卒以無嗣或然之天數亦君子之不幸與以是絕攸人莫肯為義矣此錄之意也

庾衮明穆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人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瘴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於外衮獨留不去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衮臨不輒如此十有餘旬疲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痊衮

羅八

古

亦無恙衮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衮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雖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何恭之過曰幽頭易操非君子之志也妻皆官族及適衮衣華麗共安貧苦母終服喪居於墓側或斬其墓

栢叩頭泣涕謝曰德之不脩不能庇先人之樹父老咸為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卿黨州郡交舉茅簾清白異行皆不降志號為異行齊王罔之唱義也張弘等肆掠於陽翟眾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於高山時百姓安寧未

知戰守之事衷謀曰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為主不散則亂矣眾曰今日之主非君而誰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與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眾咸從之及賊至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勿發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時人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又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度異行乎

錄曰愚觀晉之靡俗而有衮之異行豈惟明愧八王幽慚裴衛無亦生耻元規死羞

羅八

五

叔預者歟夫以一疾而知歲寒之松栢與更八王而不識拔蕩之忠臣者何天淵也眾皆貴盛父獨守貧與慈而無厭貪而無止者何懸絕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與輕薄造難淺謀起業者又何逕庭耶幽顯不

易執事勤恪與懷鳩相加凶逆自恣者又何南北耶是知鬼魅離離而陽德不顯汗穢籍籍而昭明介爾不有叔褒何有晉之日月乎

南史謝弘微童幼端審叔父混見而異之曰

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年十歲出繼從叔峻峻司空瑛弟二子也於弘微本總親素不相識卒意承接皆合禮衷義熙初襲峻爵建昌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遺財祿秩一不閑與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

靈運瞻耀及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其外雖復高流時與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後混以劉毅黨誅妻晉陵公主詔謝氏絕婚改適琅琊

王以混家事委之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高祖受命以公主執義守節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徒業使不

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主嘆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公主之歸者入門莫不嘆息或為之涕流感弘微之義也

錄曰愚觀烏衣巷之遊真所謂芝蘭玉樹

羅八

六

焜耀當時若叔源之識鑒康樂之才美宣遠之清悟宣明之傑濟然皆不得其死獨微子無間然其故何耶易之小過曰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青諸子非不才義豐辦然皆剛躁負氣恃才而持操不篤

違理過當是以凶也若微子性既嚴正行復脩謹其事所後踰於所生誠教內通神明外憚言笑不安廉耻寡爭正易所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也安往而不得哉

弘道錄卷之二十三